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 大编辑之手



上一次专栏写“我不是小编”这个话题,引起不少媒体同行的共鸣,索性再说几句。不做被人看不起、无足轻重、只是人手的“小编”,要做与记者互相成就的大编辑,编辑是一个有价值内涵的工作。新闻专业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是一个从技艺到专业的进化过程,编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岗位,是因为它在进化过程中赋予了它这个岗位以主体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内涵。那些令人尊敬的新闻经典作品,多是经过编辑之手而有了灵魂的。《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名记者詹国枢讲过一件事,自己的评论是怎么被大编辑范敬宜“成就”的——

某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总编辑老范来到工交部,交下一紧急任务,要求立即动手,写一述评,专论如何搞活国有企业。詹国枢时任工交部主任,奋笔疾书一评论《如何把企业搞死》,意即无论哪能有生,国有企业生得太多,却无一家能死,则国企最终难以搞活矣。写完交到老范案头。老范仔细看完,沉吟片刻道,文章非常好,题目却不行,上头要搞活,你

偏说搞死,那哪行呀,肯定不行!评论不但要好,还得要巧,让人们过目难忘,让文章一炮打响。后来老范将标题改为《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次日头版的头条隆重推出,果然一炮而红,读者好评如潮。某领导办公室也打来电话称赞有加。

这就是大编辑与大记者互相成就的典范,编辑体现了自身的主体性,画龙点睛,让专业价值得到彰显。大编辑李大同也讲过一件事,他创“冰点时评”时帮作者改标题的故事。时评作者郭光东的投稿原标题为《被遗忘的法案》,批评之前国旗没有为普通人降过,大灾之后应该降国旗表达国家对生命的悲悯。李大同后来将标题改为《国旗为谁而降》,也让评论一炮走红,成为郭光东的代表作,也成为“冰点时评”的代表作,更成为时评经典,这个标题和观点常被后来的评论作者模仿和援引。

传统内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检查校对,都体现了专业价值。你写对了,没人会记住;你写错了,没人会忘记,把关人不可或缺,不是只会抖机灵的萌萌哒小编。从标题到内容的强化,编辑事关三观,赋予了作品以灵魂。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 干扰



星期天,天气阴凉,我漫步于林野。途中,看到一家四口在歇息。父母亲坐在树荫下吃苹果,两个约莫五六岁的孩子,蹲在一棵倒下的枯树旁,忙得不亦乐乎。

我好奇地趋前去看,发现树干上有千千万万只蚂蚁朝同一个方向起劲地爬行着。这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兴许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蚂蚁,兴奋得不得了。

女孩将手中的饼干掰成几块,放在蚂蚁来来往往的“走道”上,想要喂它们,可奇怪的是,没有一只蚂蚁停下脚步来享用;这些比它们体积大了千万倍的饼干,反倒成了它们逡巡的障碍物,它们全都得辛苦地绕道而走。

男孩呢,体恤蚂蚁孜孜矻矻的劳碌,去找了一片叶子,让蚂蚁爬在上面,将它们运送到前面去;当他做得兴高采烈时,却没想到这是“好心帮倒忙”,蚂蚁们被他如此这般干扰,全都乱了套,东南西北到处乱爬,秩序大乱,好像几十道横七竖八地流着的溪水。

这时,林野的巡逻员经过,探头过来看了一会儿,便蹲了下来,以温和的语调对两个孩子说道:“天气阴凉,蚂蚁们在搬家啊,请你们不要干扰它们,让它们顺利完成工作,好吗?”

孩子们明白蚂蚁忙碌的原委之后,乖巧地点了点头,走开了。我很惭愧,刚才没有阻止他们。

不要干扰其他生物的生活,是一种尊重;然而,没有及时“干扰”孩子错误的行为,却是一种失误。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 “最佳配角”夏志清



对钱锺书的研究,现在已名为钱学,是当代显学。以前已有好几本钱锺书的传记,今年恰逢他诞辰110周年,传记性质的钱学著述如《晚年钱锺书》,就出版了四本。另一显学张爱玲研究,有关的传记诸色纷呈更多至几十种。钱学和张学兴起,和夏志清对二人作品的推崇大有关系。夏氏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原著在1971年出版)里称钱的《围城》“可能

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称张是“当今最好和最重要的中文作家”。

“夏史”在英美和中华学术界影响深远,刘绍铭等学者称此书为“经典之作”;而经典的作者夏志清,至今未见有人为他修史立传。“史料”不够吗?不然,不然。近年,《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陆续面世,夏志清的生平包括其内心世界,资料极为丰富。要学术有学术,要生活有生活,要“八卦”?几百封私信里的“爆料”令人目眩。大登科后的夏郎如何

在舞会中结识女友,以致后来如何小登科,全部是夫子自道的一手“干货”。

多年前,“夏史”内地版在复旦大学推出,上海某报章刊出一整版的书讯,版面上有张爱玲的大标题和大照片,而应该是主角的“夏史”及其作者,却好像是“荣获”最佳配角奖,只能叨陪末席。小说家和评论家,谁比谁更受读者欢迎和“追捧”,看看版面的主角配角处理,思过半矣。12月29日是夏公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抒怀念。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教授

## 李政道轶事



跟港科大大的李中清教授一起吃午饭,又聊起了他的父亲李政道(1926—)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轶事。李政道一生最值得自豪的是,26岁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物理学教授,做了60年,一直到他86岁。现在他住在旧金山,已经94岁了,每一两天出门散步。

我问李中清,他父亲目前主要做什么?他说,以前他每天谈他年轻时候写的文章,做计算。现在那些文章已经读不懂了,早些时候还读他研究生阶段的笔记,现在在读他大学时候的演算笔记了。好像没有思考,他没有办法生活。我说,他应当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不然以后这些宝贵的遗产都不存在了。

李中清讲了他父亲的一件轶事:抗战的时候,只有15岁的李政道随着逃难的队伍到了江西,当时日本人的飞机到处轰炸。在一家饭馆,一拉警报,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李政道当时为了吃饱饭,他跟饭馆老板说,飞机来的时候,他可以在上面整理家具和碗筷,但要让老板给他足够的饭菜吃。老板同意了。更让他觉得高兴的是,他在被人丢弃的东西中,找到了一本物理书,才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之后他一直说自己是学生,后来进入了西南联大。

李政道差不多是当时全世界最聪明的几个脑袋之一,我想,此类的契机对他来讲仅仅是早晚的事情。可惜的是,他现在年岁已大,其实真的应当有人专门给他撰写口述史。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一代人的精神史



许多作家在中年以后,叙述返回了他的少年时代。此时的少年,便和他刚刚进入文学写作时期的少年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可资珍藏的记忆、一种怀旧的情怀,而是站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个高度,重述个人与历史之间层层叠叠的复杂关系,进而勾勒出一神文体、一座城市、一个年代、一脉精神史(评论家王春林语)。

宁肯名为“北京:城与年”的中短篇小说系列,在《收获》杂志上已经发表多篇。他在这些小说里,选择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的地点或者物品,描述了1970年代前半期的胡同少年的生活场景,比如“火车”,比如“探照灯”,比如最近在《收获》第五期刊载的《防空洞》。

宁肯所有这些小说,所设定的主要人物是——黑梦,一个侏儒——我觉得是大有深意的记忆。这个孩子天生弱势,在孩子们心里,在大家眼里,甚至自己的家庭里,也是被歧视被忽略的卑微的对象,但他由此获得的是格外清醒而自由

的目光。作家在文体叙述上,有着很大的野心。“我”“我们”“黑梦”,他们之间的转换,代表着不同的叙述视角,背后还有不同的叙述“时间”,在场的,群体性的,多年后的,而不同时间与视角赋予了小说文本更丰富的层次。比如在《防空洞》里有这样的句子:“我说过,通常我说‘我们’并不包括我,尤其量我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影子,一个旁观者;我既没拔过气门芯儿更没扎过带,也从未参与任何意见,我没什么可写的。”《防空洞》这部小说,主体故事是一群少年要在大院里开挖防空洞,遭到了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张占楼的反对,而这个大院子里的人家之所以从外地来到北京,都和老张有关联。于是少年们所对抗的不仅是老张一家,而是沉默的父辈。少年们以老张心爱的自行车为目标,采用拔气门芯等多种手段,与老张斗智斗勇……

对峙戛然而止,作家对那个年代百姓日常生活的透视,尤其对人性审视的,对时代精神史的呈现,却深刻而清晰。

2020年12月27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易芝娜/美编 黄文倩/校对 吴慧玲

## “乡音”征文

### 想念烤烟房的香味

□刘九金

休息几个小时,轻松不少。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接过父亲的担子,开始烤烟为生。这时村里已改种另一个品种的烤烟。烤房也不一样了。一间烤房大概4.5米高,隔出三层。每层两边放着圆木,烟叶用一根根竹子捆绑着,架起来烤。我家用厚铁皮做了个三条火路的烤房,一次能烤60多根竹,烤出的烟叶很黄且香。也有的人家一次能烤100多根竹的。

那时,烤房带给我们的,就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村里好多年轻人干这个。晚上,大家上完烤架后,就带上几瓶啤酒、两斤花生,去你家烤房看一下,又去他家烤房看一下,边喝边吃,边讨论怎么放水,怎么烟黄、怎么把握火候等问题。有时别村烤烟的也会来凑热闹,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大家都对前景充满信心。

再后来,烟站统一建造了用电的新烤房。种烟叶收入虽多,却很少有人种了,因为太辛苦。很多年轻人像我一样离开了村子,出去闯世界。再回来时,旧烤房依然在,却已废弃不用了。大家重逢时,再一起喝酒、抽一根老家的晒烟,谈的都是昨天的故事……

家乡南雄以前种黄烟,而且出一种很有名气的黄烟,叫堂角烟。黄烟是一种烟叶,要专门搭建烤房来烤制。烟叶也要抢时间“下树”,不收会烂边、烂叶,收下来就得赶紧烤干,所以有时我们天天晚上都要上烤房烤烟。烤房依墙而建,是房中房。以前都是用烟篋装烟叶,用竹条编制成的长方形烟篋,把烟叶放中间,然后用一根竹提闷住。烟篋通常长两米,宽0.5米。架在烤房中间两根长2米、直径0.12米的圆木上,离地面1米高;烤房中间用厚铁皮或薄砖、瓦片砌一条火路通道,门口再砌个炉灶,就算完成了。我上小学时,夏天放学较早,常去帮父亲烤烟。父亲把烟叶弄上烟篋,我负责插上烟篋。有时父亲会叫我算一算捆一架烟叶要用几多烟篋,又有几多烟篋。我算出来了,父亲就心情愉快,“乖仔、乖仔”地叫;有时我算不出,父亲就抽起一根烟抽打我,母亲总是骂父亲:“你拿那么粗的烟篋抽,想要人命呐!”

烤烟时,父亲先用棉被压着尼龙纸,封好烤房的屋顶和窗,然后让我加柴烧火。父亲说,等烟叶一变黄,就得打开窗,放走热气和湿气,再不能有明火。这很要技术,放早了,会烤成青烟;放晚了,又会烤成黑烟。农活忙时,我们兄弟俩周末还会去生产队帮工,挣点工分。种烟时,我们帮忙施肥;摘烟叶时,我们帮忙打烟笋、捞烟叶;烤烟时,我们帮忙摆烟篋。后来烤房改烧煤了,把煤饼推进灶里点燃后,人就可以

休息几个小时,轻松不少。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接过父亲的担子,开始烤烟为生。这时村里已改种另一个品种的烤烟。烤房也不一样了。一间烤房大概4.5米高,隔出三层。每层两边放着圆木,烟叶用一根根竹子捆绑着,架起来烤。我家用厚铁皮做了个三条火路的烤房,一次能烤60多根竹,烤出的烟叶很黄且香。也有的人家一次能烤100多根竹的。

那时,烤房带给我们的,就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村里好多年轻人干这个。晚上,大家上完烤架后,就带上几瓶啤酒、两斤花生,去你家烤房看一下,又去他家烤房看一下,边喝边吃,边讨论怎么放水,怎么烟黄、怎么把握火候等问题。有时别村烤烟的也会来凑热闹,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大家都对前景充满信心。

再后来,烟站统一建造了用电的新烤房。种烟叶收入虽多,却很少有人种了,因为太辛苦。很多年轻人像我一样离开了村子,出去闯世界。再回来时,旧烤房依然在,却已废弃不用了。大家重逢时,再一起喝酒、抽一根老家的晒烟,谈的都是昨天的故事……

微信扫码关注上期乡音  
征文《成水歌韵金斗湾》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 损毁与造就

□程应峰

## 人生的重量

□王传珍

国贸大厦负二层的溜冰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溜冰场上自如地滑行。他戴着耳机,不时侧身单腿直滑,娴熟的步伐以及那头花白的头发迎来众人注目。

有人拿着相机录下这个场景,发了朋友圈。视频慢镜头中的他微闭双眼,张开双臂,无声地滑翔、旋转,像一只刚刚从暴风眼里穿过的海燕。他陶醉在这片冰的世界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缓缓绽放的笑容,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天真,脸上淡淡的悲伤中还透露出感受着生命活力的欣喜。

老人年轻那会就爱滑冰。有一天,他遇到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天,他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打算吃完饭带儿子去溜冰场玩。但等着他的却是怎么也唤不醒的儿子,那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紧闭双眼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比地板更凉的是孩子的身体——刚过15岁生日的儿子因先天性心脏病突发,已离开了人世。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身子快赶上父亲的活泼健康的孩子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他一度想追随儿子一走了之。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选择努力,认真地活下去。不是说这世上只要有人念想着,逝去的人就不会离去吗?那就好好地活着,为了儿子——他在,儿子就在。

可是,他对生活的留恋与期盼都被儿子带走了。日子拖着他那副硕大的身躯缓缓向前,太沉重了,有时他都嫌弃自己的

肉身是如此累赘。他总在想,儿子摆脱了那副有着先天残缺的身体,现在大概自由了吧,身轻如燕了吧。但他呢?还要如此沉重地捱过多少个日日夜夜呢?

有一天,他呆滞的眼神扫过屋角的冰鞋,眼里有了多日以来的一点光亮。那双曾经每天被他擦拭得亮闪闪的冰刀如今斑斑点点。他试着穿上冰鞋,扶着栏杆,一步步地滑行。慢慢的,他张开双臂,双脚踏着冰面,他滑起来了,不,他飞起来了。那一刻,他似乎也身轻如燕了,他从命运那双想要将他蹂躏至死的巨手中摆脱出来了——只要在冰上,悲伤就追不上他。滑起来的时候,风声呼啸而过,好像在提醒他身体的存在。他戴上那副从不离身的旧耳机,隔开风声人声,隔开世事苍凉。那一刻,他的世界是轻盈的、欢欣的。他带着对孩子的爱,重新爱上滑冰,爱上生活。

他从这一年滑向下一年,将悲伤与时间都甩在了身后。在冰场每年举办的邀请赛上,他总是拿下65岁以上年龄组的第一名,因为65岁的组里只有他一个参赛者,没有人和他争。他昂头说这句话时,有点调侃还有点骄傲,还有一些小小的落寞。

他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个动作(正在学习的动作)要能成,可就太幸福了。”滑冰,让他重新有了感知幸福的能力,不,也许这种感知力比从前更强了。因为失去过的人,才知道眼下拥有的一切多重。

损毁,即损坏与毁灭。生活中,损毁总是存在的。《鲁迅书信集·致杨霁云》中说:“大约邮寄是有小小损毁之虑的。”巴金《废园》中写道:“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这都是对损毁的描绘。

损毁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物品的损毁,还有文物的损毁、环境的损毁、无形资产的损毁、名誉的损毁、形象的损毁,等等。私人物品会因过度使用或意想不到的原因损毁,而共享物品、公共设施、自然环境,更容易遭到人为破坏,灾难性损毁。

与损毁对应的是造就。有人为造就,比如一座城市的演变,大多离不开城市治理者有作为的作;也有自然造就,比如纳尔米亚,一半海洋一半沙漠,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之沙海相交奇景,成为世界上最惊悚的游览圣地。

前不久,我所在的城市进行河道清淤。应该说,这是一种造福人民的造就。清理之初,河道里的水被放得所剩无几,有浅水

处,有河床裸露处,少有深水区。履带式挖掘机在河床上推进挖掘,堆起的泥沙被大货车一一运走。几个月后,整个城区河道被挖掘机挖掘清理了一遍。但是,这期间,因疏通后的河堤换铺护堤砖,运送护堤砖的装载机,将赏心悦目的河滨公园人行道部分地段碾压得面目全非,许多完好的美观的人行道砖被碾得粉碎,许多植树、景观亦被无情损毁。

有造就,就会有损毁,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我想,如果谋事者将造就的细节考虑在先,通过正在挖掘的河道运送护堤砖,这种无端的损毁,或许是可以减小到最小限度甚至避免的。

我想起了另一个重大事件。1933年始,欧阳道达率众南迁故宫文物,16年辗转两万里,其间经历过日军、土匪的炮火,还有潮湿、白蚁、鼠患和车祸,但上万箱故宫文物几乎没有损毁。近两百万余件文物,到达目的地后,光清点就花了7年时间,这绝无仅有的奇迹式迁移,缘于当时的故宫

人把文物看得比生命更珍贵。有充分的准备在先,确保不论翻车、进水等因素都不会损毁文物,加上全力以赴的途中护卫,才会几无损毁地完成这次文物大迁徙。可以说,这是一种面临可能的损毁却不容有半点损毁的背负历史使命的巨大造就。

很多事物的造就,天时地利人和不可或缺。比如钢城鞍山,利用闲置的老厂房改建成鞍钢集团博物馆,让老厂房变成新景观,让工业遗产造就出特色文化。这离不开工业生产的背景,也离不开认知者的良苦用心。71米高的百年高炉巍然矗立,管道、机器井然排列,正在劳动的铜铸人像……让许多游客在观赏当地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之余,有幸重温大工业生产时的记忆。有看重冰冷的钢铁和砖石,何尝不是活着的工业经典和人文精神?

将损毁减到最小,将造就放到最大,文化才不会断了源流,传承才会在社会变化中,有物可栖,有迹可循,有形可依。

## 撷一份诗意回家

□马亚伟

里转来转去。茫茫然到了家,推开门坐下,一脸疲惫和焦虑还在,整个人像一株打蔫儿的植物,口头禅就成了:“好累啊!”实在煞风景。

我决定,今天开始,下班也要撷一份诗意回家。我们都说,别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下班途中的风景也不该被忽略。

有一次下班途中看到卖石榴的,我忽然想起夏天时红艳艳的石榴花。“一树一树花,留下果子。我吃果子,只是为了跟花,有点联系。”我脑子里冒出了顾城的诗,于是如法炮制,买了石榴回家,想要“风雅”一把。

还有一次回家,我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过红绿灯。他们秩序井然,个个都昂首挺胸,好像在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停下车,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那群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唤起我对

童真的怀恋,带给我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天我便是怀着歌回到家的,推开门的瞬间,忽然觉得,生活真美好啊。

有一次在回家途中,我听到路旁店铺的音响在放一首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愛》。这首歌是我和爱人恋爱时常听的。回到家后,我找出这首歌,在电脑上播放,然后一边听歌,一边做饭。爱人回到家时,听到这首歌,惊喜地说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咱们的青春时代。

任何人的心情都不可能永远明媚,也许常有些苦恼和怨气郁结于心,在回家的路上,撷取一份诗意,就能把一切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带回家的便是一片温暖和柔情。

不久后的一天,爱人突然对我说:“你现在变得更温柔了,咱们家也温馨起来了。”我笑说:“你美好,这个世界就美好。”

